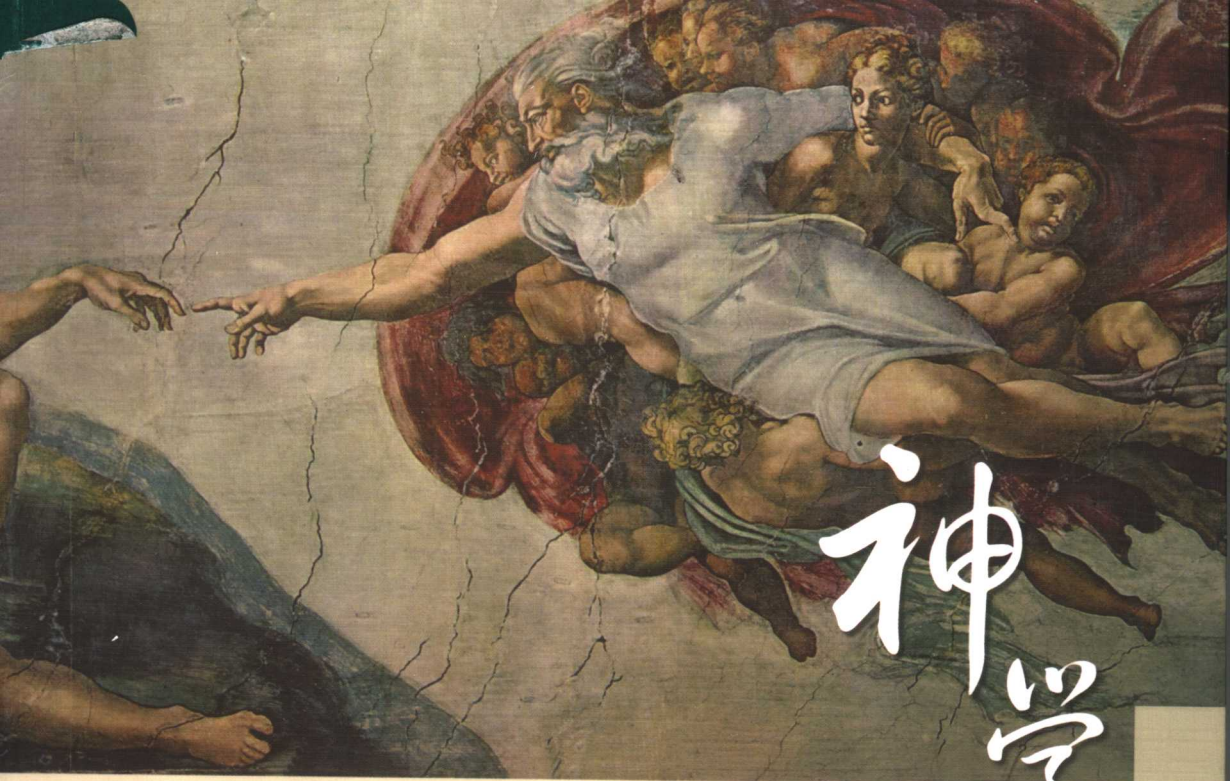




神学

美学

刘光耀 杨慧林 主编

第1辑

上海三联书店

致琼玛

刘光耀

琼玛，
久久地，在回忆中我凝望着你的背影
一个和我一样的精灵
绘就了你怎样的唇红
而我却只能逡巡 在你的身外
自己的灵魂 在自己
温暖的身旁飘零

我知道，有一条幸福之路
一条死亡之路
死味我已预尝
你是我的爱和怕
井里的回声

黑夜之子
我们彼此等待 自由的黎明
如今，我却只能逡巡 在你的身外
心又回到初恋时的悸动
“琼玛”是你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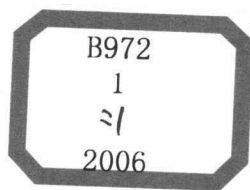


ISBN 7-5426-24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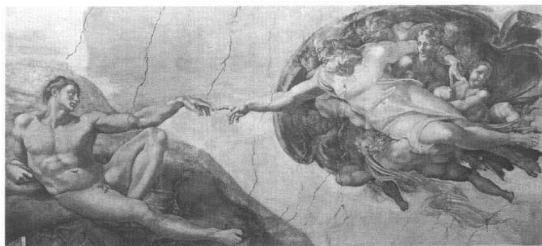
定价：30.00 元

2006



神学美学

第1辑



刘光耀
杨慧林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学美学. 第1辑 / 刘光耀、杨慧林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2
ISBN 7-5426-2423-7

I. 神... II. 刘... III. 神学: 美学—文集
IV. ①B972-53②B8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080 号

神学美学(第一辑)

主 编 / 刘光耀 杨慧林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7.5

ISBN 7-5426-2423-7/C·182

定价: 30.00 元

稿 约

《神学美学》由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主办,并得到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的支持。本辑为第一辑。本刊暂定每年一辑,截稿时间为每年6月底。本刊辟有“神学美学”、“神学批评”、“神学与文学文化研究”、“圣经研究”、“圣经与美学”、“名典首译”等常设栏目,并设有“本辑特稿”,专门刊发时下学界所关注议题之文章。本刊欢迎中外学人、教俗两界读者不吝赐稿。来稿格式如下:

一、论文字数不限,一般8000—15000字;诗歌以20行左右为宜。

二、来稿(诗歌除外)请务必提供内容提要(中、英文各500字)和作者简介(中、英文各100字)。

三、译文请附原文复印件,并负版权责任。

四、注释请用脚注,其格式为:[国籍](中国作者不必注国籍)作者名:书名,版别,卷次,出版地,出版时间,页码。引自外文书目者,不必翻译,照录原文。外文期刊论文引用,刊物使用斜体,文章名加引号,不用斜体。

五、来稿可用电子邮件投寄。本刊自收到稿件之日起,即视为获得版权转让;其间如有任何变化,务请作者立即通知本刊。

六、本稿一经刊用,即付薄酬。请务必注明详细联系地址、通讯方式和汇款账号。

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

《神学美学》编辑部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樊市隆中路7号

邮编:441053

电子邮件地址:xfxysm2006@yahoo.com.cn

目 录

神学美学

Theological Aesthetics

2 美的复仇,护教学的拓展

Beauty Avenged, Apologetics Enriched

/[美] 威廉·埃德加 (William Edgar) 文

21 神哲学思境中的理性美——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探析

On Thomas Aquinas's aesthetics

/刘素民 (Liu Sumin) 文

29 圣灵与美的重释——佩特里克·谢里的《圣灵与美》述评

The Holy Spirit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Beauty; Review of Patrick Sherry's
Spirit and Beauty

/雷礼锡 (Lei Lixi) 文

39 关于《宗教美学:创造和意义的神学研究》的综述

An 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 Aesthetics; A Theological Study of Making and
Meaning

/颜红菲 (Yan Hongfei) 文

巴尔塔萨研究

Studies o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48 巴尔塔萨神学美学散论之一

On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Theological Aesthetics I

/ 萧潇 (Xiao Xiao) 文

55 “超越巴尔塔萨”: 神学美学的当代处境分析

Beyond Balthasar: An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The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 宋旭红 (Song Xuhong) 文

神学与文学文化

Cultural Studies on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72 倾听的神学

Theology of Harkening

/ 曾庆豹 (Zeng Qingbao) 文

90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神学进路

Theological Approach in Literary and Culture Studies

/ 杨慧林 (Yang Huilin) 文

神学批评

Theological Criticism

116 当代艺术中的拯救意识

The Salvation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mporary Fine Arts of China

/ 查常平 (Zha Changping) 文

124 20 世纪初期中国本土化的基督教艺术

Localized Chinese Christian Ar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王鲁 (Wang Lu) 文

132 接受和回应上帝之爱——莫扎特音乐创作的踪迹

Accepting and Reflecting God's Love: the Trace of Mozart's Musical Creation

/ 张国壮 (Zhang Guozhuang) 文

148 基督教文化:新时期小说的叙述与想象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of Novels in 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 Culture

/王本朝 (Wang Benchao) 文

圣经与美学

The Bible and Aesthetics

158 研读《圣经》三要诀

Three Important Approaches of the Bible Studies

/章智源 (Zhang Zhiyuan) 文

167 圣经文本的审美阅读

An Aesthetical Reading on the Biblical Texts

/梁工 (Liang Gong) 文

本辑特稿

Special Contribution

182 天主教社会教义与中国社会和教会

——从《教会社会教义纲要》说起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何光沪 (He Guanghu) 文

199 互渗相离与神圣自限——莫尔特曼生态神学的上帝观

Mutual Interpenetration and God's Self-limitation: the Concept of God in

Moltmann's Ecological Theology

/曹静 (Cao Jing) 文

214 论基督教的复活信念

The Resurrection Belief in Christianity

/陆扬 (Lu Yang) 文

名著首译

First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Work

230 论存在者与本质

On Being and Essence

/[意]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文

262 上帝与苦难:从基督徒的眼光看

God and Suffering: Christian Perspectives

/[美]斯科特·哈夫曼 (Scott Hafemann) 文

神学美学

THEOLOGICAL AESTHETICS

美的复仇,护教学的拓展

◎[美]威廉·埃德加(William Edgar) 文

刘阿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刘光耀(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

译

美的沉睡

尽管不少世纪以降,美(beauty)和美的事物(the beautiful)在人类经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但在学术界中它们却被打入了冷宫。学者和批评家们是如此地羞于使用“美”这个字眼,以至于这已成为美学界的一条潜规则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形最经常地被感受到的地方竟然是诸人文学科,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当中。南犹他州大学的一位学生最近就美的这一禁忌的问题(在因特网上)抱怨说:“在我的任何高级文学选修课上,如果我要说某一首诗很美或是很令人感动,我就会遇上骨碌骨碌转的眼睛和放肆的嘲笑。那些词语在大学里我们是不说的。”^[1]

这种情形的原因何在?原因之一是对公正的关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的哲学流派,即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化研究中,对一个事物的美的宣称被认为是对社会事物的麻木不仁。这可以由两种方式解释。第一,谈论美会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不公正上引开,从而腐蚀掉了我们促成社会平等和改善生活状况的责任心。谈论美这种举动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二,当我们观看某种美的事物时,不论它是一个人、一个自然物或是一件艺术品,我们都是评判(judging)它。我们会感觉优越于它,并将之贬低为一个物体。贾内·瓦梯姆(Gianni Vattimo)严厉斥责将诗和艺术视为天才的永恒性表现这一看法。它们最多也只不过是死亡和腐朽这两种

事物的提醒者。^[2]在新历史主义者(new historicist)学派那里,艺术作品被视为对权力的态度之象征。例如,对罗杰·格林布莱特(Roger Greenblatt)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和文学不过是对从教会统治到现代性统治之间的过渡的一种诠释。说莎士比亚的作品美就是遗漏掉了他的作品中真正要说的东西。^[3]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更进一步说,文学文本是一种象征性的构成物,在根本上,它与包括历史事件与历史趋向在内的其他象征物没有什么不同。文学文本是一种典型的“复合体”(complex),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像新批评主义所可能具有的那种审美本质主义,而仅仅是由于它们所创造和反映出的历史无法协调一致和稳定平衡。争斗,而不是美,才是《仙后》或《哈姆雷特》中所反映的问题。^[4]

在看问题的这种方式中存在着某些真理,但有必要纠正其中的某种不平衡。19世纪法国以“为艺术而艺术”而闻名的那场运动无疑是错误的,因其将审美同任何社会意涵都分离了开来。审美主义(Aestheticism),就其基本意向而言,是多种观念的综合性运动。^[5]就其最根本的原理来说,它的确是要与普通大众及他们的问题保持距离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大约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最富激情的辩护人了。他经常用俏皮话来作论证。比如,他认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通常所要有的文明化阶段就从野蛮状态跳到了颓废状态”的民族。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是英国最著名的审美主义者。他曾经尝试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伦理学,都括入到美并且仅仅是美这个标准中。他喜欢将美的艺术(他更愿称其为“文体”[Style])与宗教冥思比较。他曾经说,文体提供了“现实粗俗世界中的某种修道院式的避难所”。^[6]对这一思潮的反抗(其本身也是对这一思潮的一种反映)之强烈、之广泛,也就不难理解了。

福音派基督徒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加入了反对美学的行列。最常见的方式是实用主义的,认为福音传道要优于文化事物。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分歧。例如,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提出了一个颇为迷人的悖论。一些人将艺术追求与世俗性等同起来,这样,问题就集中到了对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的讨论上了:我们可以去电影院吗?在教堂里可以演奏世俗音乐吗?一个基督徒可以是一个职业演员吗?另一些人允许从事艺术方面的追求,因为如果那是“卓越的艺术”,他们的确会赞赏它们。在这里,讨论又集中到了艺术的价值问题上:难道只有古典音乐才是合法的艺术吗?难道我们的博物馆的特色仅仅让大师巨匠们来刻画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要主义进路的这两个方面都忽略了对审美的更深层次的关怀。第一种情况避开了它们,第二种

情形则将它们关进了一个很小的“趣味高雅的盒子”。

美的重新浮现

如今,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改变。在学术界,美正得到复苏。例如,在哈佛,一般价值理论教授兼美学教授卡伯特(Cabot),即伊莱恩·斯卡丽(Elaine Scarry)教授的一门研究课程就直接叫做“论美”,非常受欢迎。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论美和成为公正》(*On Beauty and Being Just*)的书,该书竟成了畅销书。^[7]斯卡丽与宣称美会导致权力之滥用的敌手展开了争论。她认为,美的反面才会如此。例如,她说,“fair”一词既可意味着美丽,又可意味着公正。这一点指向两种感受性的统一,一是美学的,一是伦理学的。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美的东西,最后我们会生发出对世界及其问题的深刻察觉。通过对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一些描述,她指出,美涉及对称,而这一点是很接近关于平等的社会理念的,平等乃是人类事物中的某种对称。^[8]通过对古典作家,尤其是对柏拉图和但丁的描述,她证明了关注美的东西的人是敏感脆弱的,甚至是软弱的。想一想但丁向天堂(*Paradisio*)走得越来越高的情形,想一想他描绘的对贝特丽齐(Beatrice)的倾心凝视,他是充满了敬畏和谦卑的。依斯卡丽的说法,美会使其观看者变得更为谦卑,愿意放弃其固有的立场,抬头向更高处观看。这绝非屈尊俯就的优越。为了从最近的拥护者那里求得支持,她强调说,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和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美打破了我们自己拥有自主性的泡影,使得我们去与周围的世界相协调。

斯卡丽的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对之在我们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但以上所论及的东西表明了一种正在继续展开的复苏,并且,将美与善以及真理连接起来的古代智慧也正被一位很有表现力的倡导者复兴起来。

我们既不是说对待艺术的那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视角大规模地退却了,也不是说对于纯粹的审美品格(aesthetic qualities)产生了新的兴趣,但批判理论的风向却明显地正在改变。在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比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斯蒂芬·尼科尔斯(Stephen Nichol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影响小的学者同其他一些人作出论证,表示要对文本的完整性进行一种单纯解构性的批判这一做法进行抵制,会后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学的复仇》(*Revenge of the Aesthetic*)的论文集。^[9]换句话说,他们为审美价值的重要性和文本的形式特征进行辩护,但也不忽视文

本还可以表现历史根源和权力斗争。这些论文中有许多都刻意表明他们同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关系。后者对历史主义持有根本性的怀疑,并捍卫诗歌。

美的复兴也可以从其他学科中看到。在自然科学中,美的观念从来都没有消失过,甚至在这里它还正经历着一次复兴。一些科学家在诸如设计理论的问题上从事着高技术性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拉维夫大学的乔·罗森(Joe Rosen)的工作。在详细解释了极为复杂的平衡碎裂(broken charge symmetry)及类似的理论之后,他问道:“是什么使得一个理论成为美的?”答案是某种同义反复的东西:“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接受他们认为是美的理论,并且认为(即使是非理性地)大自然应该以美的理论来描述。”^[10]那些声称神学、自然科学与宇宙论之间有着平行关系的人所作的更广为人知的尝试,在此可以援引一些。例如,杰弗里·索博森(Jeffrey Sobosan)所作的即此研究。他论证说,天空中星星的非实用性即意味着它们具有一种美学上的目的。我们可以自由地凝视它们的美,并因认识到宇宙的真正的善,以及其背后的创造主而震惊。^[11]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现在正在研究这种令人困惑好奇的现象,他正创立的关于错综复杂的事物中的秩序的理论,可以甚至更具说服力地阐明在设计背后的智慧。^[12]

耶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托马斯·阿普尔奎斯特(Thomas Applequist)认为,科学理论的美对于科学的真理来说,通常是预示性的。在这种情形下,他所理解的美即简明性(simplicity),或他称为“优雅”(elegance)的那种东西。^[13]当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自20世纪中叶以来也是以相似的观念进行研究的。他指出,导致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经常是由于审美而不是测量引起的。更准确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出自一种“令人赞叹的对称感”。也就是说,正是星体运动与星体大小的和谐无间的清清楚楚的联系,才促使哥白尼(Copernicus)去质疑较古老的地球中心论的天文学,并提出了一个太阳中心体系。正像库恩所指出的,“哥白尼的证明不是实用性的。如果它们一点也未求诸实践性的天文学家的功利感的话,那么,它们唯一所求诸的则是他的美感”。^[14]哈佛的科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贝尔德(Dudley Herschbach Baird),以他在分子和交响乐曲之间所作的比较而闻名。他把科学比作建筑学。他不为似乎不得要领地提高事物的神秘性而感到羞耻。^[15]

一个值得注意的对美的重新关注的趋势在教会范围里也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对“崇拜之争”和关于礼拜之美的争论都已变得很熟悉了。马弗·唐(Marra Dawn)的《传出去而非哑下来》可以看作是一个呼吁,即在崇

拜中尊重美学标准,同时也使礼拜成为可接受的。她从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出发,呼吁一种较高的标准,并支持刘易斯(C.S. Lewis)关于伟大艺术的最重要的标准,即恒久性(durability)。^[16]当然,在崇拜中求诸审美标准的呼声由来已久。比如,在提倡教会音乐要讲究音色和卓越性这个问题上,埃里克·劳特利(Erik Routley)就是最著名的拥护者。他观察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即作曲家和其他艺术家不能够单凭努力奋斗便直接赢得美。相反,他们必须在“努力做”和目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结果便会随之产生。美是值得追求的结果,但只有当一个人并不刻意寻找它时它才会被得到。^[17]还可以列举出高级创造性标准的许多其他的拥护者。从刘易斯,到利兰·赖肯(Leland Ryken)、加尔文·西尔威尔德(Calvin Seeveld)、福兰克·伯奇·布朗(Frank Burch Brown)以及许多人,这种声音一直未断过。《这真好:使艺术荣耀上帝》(*It Was Good: Making Art to the Glory of God*)一书只是基督徒们在信仰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持续不断的著作中的一部最新的佳作。^[18]杰里米·贝格别(Jemery Begbie)在“真理论坛”上以艺术为例所阐明的不同寻常的创造性的护教学,也十分值得关注。^[19]也可参看希拉里·布兰德(Hillary Brand)和阿德里安娜·查普林(Adrienne Chaplin)的《艺术与灵魂》(*Art and Soul*)。^[20]威廉·A·戴尼斯(William A. Dyrness)所做的研究也极有价值。^[21]我非常喜爱的艺术家、护教学家是马科托·富依穆勒(Makato Fujimura)。参看他的《我是牧师》(*I AM Ministers*)。^[22]

促使教会反思关于美的问题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其中之一是相对来说比较朴素的慕道友崇拜仪式。许多已经变得“后传统”(post-traditional)的教会,为了接近教会外部的人而试图采用符合现代口味的东西,但现在却开始对其作法重做考虑了。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标签并不总是有用的,但罗伯特·韦伯(Robert Webber)的术语“新兴教会”(emergent church)对这些情况却是一个颇恰切的词组。他们发现他们失去了神秘性、预言性和美,尤其是失去了许多世代以来教会丰富的音乐遗产。甚至那些“混合”崇拜的倡导者和试图将不同的社会群体拉过来的人,也忽然发现他们自己正在捍卫美学的重要性,并且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传统的背叛者。^[23]人们从基督教福音派转向其他主要教派,如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一点要部分地归结为美学上的原因。曾是福音派,而后来又走上了“坎特伯雷之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典型的低派教会文化中的那种审美感的缺乏。

推动对美学加以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存在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动力之中。许多福音派教友现在已经准备要超越基督徒“是否”可以从事艺术的讨

论,而开始探究他们应“怎样”从事艺术了。他们通常很注重将艺术家的使命同地方社团联系起来,这很明显是最近一期封面故事为“艺术家,回家吧!”的《复兴季刊》(*Regeneration Quarterly*)的主题。这一期由许多文章和评论辑录而成,但它们的统一的主题之一就是确实性,这是由很有活力的团体所扶植的。这一点在其编辑方针中说得很清楚:“通过提供评注、批判与社团庆典和现代文化的方式,装备新一代,使其能改变他们的世界。我们的核心信念是:多种形式的基督徒社团是改变其邻人的最为重要的资源……。”^[24]

更新护教学

因此,这一要求将我们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上呢?我们如何引导艺术和美感去为教会和社会作见证呢?方式之一是东正教传统所提供的。“美将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主人公、现代基督形象梅什金公爵说道。东正教基督徒相信,所有本质性的教义已经由最早的七届教会大公会议所解决,余下来的任务只是去美化而不是去分析信仰。正像我们看到的情形那样,这一点变成了基督宗教许多东方分支的主要的护教哲学。东方诸如斯拉夫民族的确是当其目睹到拜占庭基督教崇拜之美的时候才皈依的。^[25]

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一点?是不是因为美学的魅力占据了如此多的比重我们就要摒弃它呢?在此,有一种情况要十分当心,即不要将小孩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对福音派来说,这里的危险是什么?这里的一切是怎么同基督教护教学相关联起来的?让我来提出几种方式,在这些方式里,这些新近的发展可被视为是积极的,或至少是能使人颇感兴趣的。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将会指出一些危险来。

复仇的美是一位有力的提醒者。它提醒了:文化,尤其是文化的审美方面是基督徒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值得捍卫的部分。因而,它对护教学和教派是有影响的。基督教护教学更经常地是围绕着哲学性的核心争论展开的。在过去,这个核心可以是有神论的证明问题,在今天,它可能是关于古典的、实证的和假定的这三大学派的相对性价值的。无疑这些问题都是意义深长的。我本人相信这些看法中的许多都是成问题的,并且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位假定论者(Presuppositionalists)。但忽视人类生活的文化向度便是忽视什么使我们活着、感动,以及什么使我们存在,便是遗忘给予生命的上帝的临在。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在我们的语言中,这是个内容最为丰富、夹带的问题也最多的词。从基础辞源学入手是弄清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文化同三个

重要的词相关。(1)它来自“耕作”(cultivation)一词。在土地翻耕和播种种子中有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只要用水适量、有充足的光照,耕作都是可用来类比上帝指引人类利用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活动。对我们的第一对双亲来说,文化实际上就是园艺,正像他们被告知的那样:“要生养众多,遍布这地,治理这地”(创1:28)。(2)它与“殖民”(colonization)相关。这个词具有负面性含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殖民主义的病态结果。但这一理念本身则根本不是负面的。我们要走出去并建立领地,为了那礼物本身着想而将好的礼物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带到另外的地方,这整个大地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如此。到了该隐(Cain)及其后裔的时代,文化被进一步定义为包括建立城市、居住帐篷、牧养牲畜、制作音乐和冶金锻造(创4:17-22)。(3)最后,它与“膜拜”(cultus),即崇拜(worship)相关。文化性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由上帝的赐福而实现的。我们是将我们劳动的成果作为祭品敬献上帝的祭司,是使世界极其美好的祭司。

这样来看,从一开始,文化就既意味着以技术和工艺发展世界,也意味着生命的更具观念和价值的向度。现代文化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文化的基本定义的这些方面。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指出了文化研究的艰巨和复杂,论述了文化的象征或暗喻性质,认为它引出了我们所指出的两个基本的方面:“在这些词语中,文化分析变成了对人类行为是否依照价值观念加以定位的讨论,或人对世界的管理是否合乎理性和目的性的讨论。”^[26]

今天,文化研究已成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不是一种无中生有、寻衅滋事的东西。在那些最仔细周到的、包纳一切的进路中,我们必须向雷蒙特·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表示特殊的敬意。他正确地肯定了“文化”含义的多样性,但也并未因其难以清晰界定而抹杀这个词的意义。按他的看法,这个词的意思包括:(1)智力、精神、审美发展的一般过程;(2)某个民族、某个时期或某个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以及(3)著作、智识方面的实践,尤其是艺术性的活动。^[27]在文化研究的一般领域,一些特殊的方面需要加以仔细省察。例如,大众文化是大量的分析和争论的主题。明晰的界定要视理论上的预设有多大意义而定。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视为大众传媒对文化的操控。“文明化”传统与新保守主义一道,将之视为衰落的征兆。文化主义或“基本教育论”(essentialism)则将之视为是自发地产生于草根儿族(grass roots)的民众运动。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霸权理论”(hegemony theory)认为大众文化乃是“抗拒于融合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28]这只要想一想朋克摇滚运动短命的造反,然后便让位于雅致风格就够了。